

# 美国支持以色列动因新探

王祖奇

(盐城师范学院 历史系,江苏 盐城 224002)

**摘 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美国始终对以色列提供着坚定的支持。争夺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美国犹太人施加的巨大影响、宗教文化上的相近关系以及地缘政治上的重要价值等,普遍被认为是促使美国持久支持以色列的重要动因,但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最为深刻最为稳定的动因,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赋予自我的“责任感”及其影响下的特殊利益考量,是出于美国追求战后世界领导权及其在此战略目标之下牟取多方面实际利益的需要。

**关键词:**美国;以色列;领导世界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8)06-0135-04

**作者简介:**王祖奇(1964—),江苏东台人,盐城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国际关系史研究。

## 一、研究回顾和问题

美国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世人共知,自从以色列立国伊始,美国就承担了以色列的援助者、保护者的角色,不仅每年向以色列提供数额巨大的无偿援助,而且每当阿以、巴以冲突的关键时刻,都会充当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

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这一问题早已引起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通过他们的努力,目前已有不少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如资源控制论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富有石油,阿拉伯国家又不可信任,美国是希望通过与以色列的联系保证对这一地区资源的控制;战略价值论认为,该地区战略价值重要,地处三大洲交界处,南扼苏伊士运河,北接黑海海峡,东望波斯湾,据此可为美国主导全球的战略服务;地缘政治论认为,美国在与苏联冷战对立时期,中东地区乃是苏联南下的一个门槛,锁定以色列必然会对抗衡苏联有利;犹太人血亲论认为,美国的犹太人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影响力大,能够操纵美国政府的政策亲以色列;社会制度相似论认为,以色列与美国都是民主制国家,美国支持以色列是价值观使然;宗教同源论认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美国人从宗教感情上

天然地认同以色列。

诚然,上述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每一种论点都能举出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论据”,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还不足以成为解释美国缘何不舍以色列的核心动因,各个观点都存在某些立论上的缺陷,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之处。如资源控制论,让人生疑的是,地域异常狭小的以色列本身没有什么资源,甚至可以说是资源非常贫乏,所谓石油资源其实都蕴藏在与以色列对立的辽阔的阿拉伯国家内,恰恰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曾多次利用石油为武器与美国展开斗争,使美国利用石油的能力每每受到严重的削弱;再如战略价值论,虽然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守三大洲交会处,是任何想主导世界的国家不能不重视的,但是,就以色列本身来说,一没有优良的港口可以驻屯海军,二是没有起码的可供大规模军事调动回旋的国土,三是没有可资规模战争的人力物力资源,与其立足此处,还不如直接拥抱具有真正重要战略价值的埃及、土耳其及波斯湾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更何况注重以色列反而会得罪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呢;关于地缘政治论,的确,在美苏对抗时期,以色列总是表现为美国最坚定的政

治盟友,但是也应该看到,该地区地缘大国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都在不同时期曾明显投向苏联,又何尝不是由于美以亲密关系的刺激所致,而且,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力量收缩,人们亦没有看到美国有放松对以色列支持的迹象;再说犹太人血亲论,虽说美国拥有 600 多万犹太人,能量巨大,但是美国的穆斯林也有数百万,宗教感情执著<sup>[1]</sup>,如果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屈从于美国犹太人的族际利益,甚至连表面的公正都不要,那只会引起美国社会自身的冲突,而人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民主制度同质论的缺陷则更明显了,一是以色列的社会制度与美国相比,差别从来就很大,以色列的社会制度一直具有很明显的集体主义色彩,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一些自己需要但又很独裁的政权的支持并不少见;至于宗教同源论,显然也经不起推敲,大量史实证明,宗教相近远不能构成国家关系友好的稳定基础,正如两伊战争中的伊朗与伊拉克,一战中的德国与法国,二战中的英法与德意,其宗教渊源联系远比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接近,但都没有阻止它们曾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所以,美国对以色列长久执著的支持必然有着更为深刻也更为稳定的动因。

## 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与困境

以色列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诞生于二战结束后的初期,是典型的现代国际现实政治的结果。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支持下,流浪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才开始了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聚集。二战结束后,尽管犹太居民在巴勒斯坦地区还不占多数,阿拉伯国家也一致反对,但美苏还是主导联合国通过了 181 号决议,支持成立了犹太人家园,让犹太人家园分得了巴勒斯坦地区大部分的土地。接着,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又是美苏两国的切实支持,使以色列得以在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中生存下来,并于 1949 年加入了联合国,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事实上的一员。国际主流社会当时赞同成立以色列的理由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曾经是犹太人祖先的家园;犹太人从巴勒斯坦地区被驱逐成为一个流浪的民族后,历经了异常深重的苦难,特别是在二战中遭到德国法西斯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令人同情;犹太人希望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自己的家园,而巴勒斯坦地区当时还没有建制主权国家。这些理由无疑包含了国际社会对犹太民族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情感上是动人的,从犹太人的现实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当地的阿拉伯人来说,这

些理由却难以被接受,他们坚决反对建立以色列国,而从当时的国际法常识角度,他们恰恰又是有道理的。因此,尽管以色列在当时国际现实政治的支持下诞生了,但它没有赢得和平,它不得不长期面对充满敌意的阿拉伯邻居,不得不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中东战争,层出不穷的暴力袭击使巴勒斯坦地区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持久的动荡之地。今天,就以色列的经济、军事、技术发达梯度而言,就其在巴以、阿以冲突中的强势姿态而言,尽管不少人认为以色列已成为地区超级大国,认为以色列已经拥有了甚至于超过自身需要的生存实力,但这并不是事实。事实上,只要与主流的阿拉伯世界为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在地理上天然袖珍的以色列的生存基础都是脆弱的。对此,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直率地表示:“以色列在受到 1 亿阿拉伯人包围的情况下,究竟能不能长期生存下去,我看确实是个问题。”<sup>[2]</sup>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也曾表示:“以色列整个国家就是一条边境线,以色列的安全有着地理上的脆弱性。”<sup>[3](P397-398)</sup>的确,正如戴维·麦克所强调的:“(如果)没有长久的和平,以色列自身的安全也不会得到保障。”<sup>[4]</sup>至少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现代生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的承诺为基础的。

无疑,长期以来直接承担起支持以色列任务的主要国际力量是美国。虽然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曾一度共同促成了使以色列得以诞生的联合国第 181 号决议,并共同帮助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很快美国就成了对以色列长期提供最直接最实质性支持的唯一大国。几十年中,累计 1000 多亿美元的美国经济援助源源不断流向了以色列,促进了以色列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先进武器和技术无私供给,帮助以色列建立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历次中东战争中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在维护了以色列安全的同时还使以色列侵占了大片阿拉伯人的土地;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先后几十次动用否决权帮助以色列渡过难关。此外,为了争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与谅解,此间美国还不得不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补偿性”援助。对此,以色列前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曾动情地表示:“在整个现代史上,除了以色列以外,还没有另一个国家从美国那里取得了生存的权利,得到了如此多的支持。”<sup>[3](P343)</sup>“在决定生命攸关的问题时,以色列几乎都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sup>[5]</sup>“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的生存、主权

和繁荣就会面临崩溃。”<sup>[3](P434)</sup>

美国帮助以色列则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说在早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基本上还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意愿的话,后来则由于支持以色列长期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多次在巴以、阿以的冲突中强硬支持以色列,屡屡武断地否决联合国大多数国家赞同的对以色列的不利决议,致使其被许多人认为是对以色列心存偏袒。而美国的这些做法,也不能不激起广大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教徒的强烈敌对情绪,并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以至于美国人自己也时常不得不哀叹,支持以色列,“给美国和相当多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混乱”<sup>[6](P255)</sup>,“给自己带来了危险”<sup>[7]</sup>,使美国“无法维护本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sup>[8]</sup>。但是,美国并不因此而退却,支持始终一以贯之。里根在1983年公开表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永远不会破裂”,“如果以色列被迫离开联合国,美国将同以色列一起离开”<sup>[6](P413)</sup>。卡特也表示:“我宁愿政治上自杀,也不愿伤害以色列。”<sup>[9]</sup>2002年,小布什在会见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时也讲道:“美国与以色列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美国决不允许以色列被压碎或打垮。”<sup>[10]</sup>的确,正如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指出的:“如果中东事态的发展威胁到以色列的存在,它(美国)准备出兵为以色列而战。”<sup>[11](P233)</sup>

### 三、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实质

美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实用主义的国家,要说多年来美国人每年由于援助以色列和“补偿”阿拉伯国家而白扔掉数十亿美元美国人的纳税钱就一点儿不心疼,在数个时候几乎把伊斯兰世界都得罪光了就一点儿不心慌,至今仍不能坦然自若地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游玩,时时刻刻担心受到恐怖袭击就一点儿不在意,这肯定不是事实,美国在这里必然不可能是纯粹利他主义的。既然石油、冷战、军事存在、犹太种族和民主制等因素都不能完整、清楚地说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原因,那么,美国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动机如此长期不舍以色列并甘愿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呢?笔者认为,这就需要从战后美国对自己世界角色的设计,即在以色列等诸多世界问题上所持的“总价值观”上进行把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正式登上世界权力的巅峰,美国对自己战后的世界角色有一个总体设计,这就是要担负起全面领导世界、维护世界秩序稳定的责任,并为此不惜采取强力政策。1944年,罗斯福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道:“吾国因拥有

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sup>[12]</sup>1945年12月,就任总统不久的杜鲁门也声称:“美国今天是一个最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的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sup>[13]</sup>随后,历届美国政府几乎都遵循了这一政策。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命运已把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赋予了我们。”<sup>[14]</sup>1985年,里根总统强调,美国要“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sup>[15]</sup>。1998年,克林顿总统则宣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是“无人能比的”<sup>[16]</sup>。2001年,小布什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也讲道:“对我们美国来说……所讨论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什么小事。如果我们不领导和平事业,那么和平将无人来领导。”<sup>[17]</sup>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涉及世界政治秩序的“大事”,美国几乎就没有不想管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问题作为二战结束后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现实问题,当然也就成为美国不能不管的事情。二战前,犹太人拥有英国《贝尔福宣言》的承诺,二战中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所以美国合乎情理地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起支持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而以色列建国以后,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国际社会的成员,又理所当然地应当享有“平等”的国际主权,这时以色列的生存与否,就不仅仅是以色列本身的问题了,而成了事关对战后国际政治基本秩序的尊重、事关美国“威权”的大事,美国当然也就不可能随便让阿拉伯国家把以色列“赶进大海”。所以,美国支持当代以色列国家的最初的和最直接的动因乃是出于美国对自己所扮演的领导世界角色的定位。尔后,一方面,由于以色列在地理上天生的缺陷,以及在与广大的阿拉伯世界对立中的弱势事实,致使其成为战后整个国际体系中最脆弱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成为最需要美国经常付出特别关怀的对象;另一方面,则由于阿拉伯国家首先挑起了反对以色列的“事端”,破坏了国际秩序,对美国的权威不尊不敬,对美国的许多安排不服不理,故使得美国“不得不”从各方面增强以色列以抗击阿拉伯国家的挑战,乃至要于对肇事的阿拉伯国家施以“必要的”惩罚。最后,在世界上很多人看来很奇怪的美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偏袒”,在很多美国人自己看来却是在“坚持原则”,是在履行一件完全光明正大且极具同情心的事业。他们认为,支持以色列不仅不是出于美国的自私,恰恰是美

国人优秀品质的展示。正如杜鲁门总统曾表白的：“我们接受这个以世界为己任的新概念是一个艰巨和痛苦的过程，它的代价一定是很大的。但是推卸责任不是我们的本性。”<sup>[11](P122)</sup>所以，美国要经常地为其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而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它似乎还是委屈的。

不可否认，如果仅从美国多年来对以色列所履行的具体“义务”看，其行为的确具有“利他主义”色彩，就其行为的具体效果来讲，也对以色列作出了很实际的帮助与贡献，但是，如果从美国自包自揽领导全世界的义务、完全不屑最广大国际社会共同承担责任的能力来看，则不能说是利他主义的，它恰恰是牢固地建立在美国人的现实利益基础上的。驾驭和主导战后世界秩序，维持国际秩序的现状，对美国来说，既是利益本身，又是利益的工具、利益之母，既是政治利益，也是经济利益，既能体现宏观利益，又能够包含必要的微观利益，这些方面利益的得失可以

**参考文献：**

- [1]全宜久. 当代伊斯兰教[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86.
- [2]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23.
- [3]徐向群, 余崇健. 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 [4]王凤, 全菲, 吴传华. 美国与中东——美国学者戴维·麦克谈中东问题(上)[J]. 西亚非洲, 1999, (5).
- [5]阿巴·埃班. 犹太人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459.
- [6]张士智, 赵慧杰. 美国中东关系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7]王冲. 美国为什么无条件支持以色列[N]. 中国青年报, 2006-08-11.
- [8]保罗·芬德利. 美国亲以色列内幕[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0. 7.
- [9]杨曼苏. 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183.
- [10]李宏伟. 现在是以色列全部撤军的时候了[N]. 中国日报, 2002-04-27.
- [11]迈克尔·曼德尔鲍姆. 国家的命运[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 [12]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委会.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67-68.
- [13]张小明. 战及遗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14.
- [14]吴原元. 1958年国防教育法与美国高校的非西方区域研究[J]. 海外中国学评论, 2007, (2).
- [15]理查德·哈斯. 新干涉主义[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 216.
- [16]王淑霞, 韩玉贵. 美国霸权主义的文化渊源与理论探析[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4, (3).
- [17]乔治·布什. 乔治·沃克·布什就职演说[A]. 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371.

**A New Probe into the Motives of America's Support to Israel**

WANG Zu-qi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China)

**Abstract:** Among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merica gives substantial support to Israel all the time in order to gain the petroleum resource in Middle-East Area. The great influence from Jewry in America, similar relationship in religion and culture and important value in geo-politics are generally thought of as the important reason of long-term support of America to Israel. However, it is the deepest and steadiest motive of the support of America to Israel that America endowed itself with “responsibility” on issue about Israel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ought about particular benefit accordingly, and America desired for leadership of the postwar world and needed to try for multilateral practical benefit in terms of this strategic goal.

**Key words:** America; Israel; leadership of the world

[责任编辑 孙景峰]